

老殘遊記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新六版

老殘遊記

洋裝一册 定價四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胡協寅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老殘遊記一書舊題洪都百鍊生著予考之實係丹徒劉鶚所撰劉字鐵雲江蘇人並非南昌籍少精算學放曠不守繩墨後忽自悔閉戶歲餘乃行醫於上海旋又棄而學賈盡喪其資光緒十四年河決鄭州鶚以同知投效於吳大澂治河有功聲譽大起漸至以知府用在北京二年上書請敷鐵道又主張開山西礦既成世俗交謫稱爲漢奸唐子之亂鶚以賤值購太倉儲粟於歐人或云實以振飢困者全活甚衆後數年即以私售倉粟罪之流新疆死是編借老殘搖串鈴醫病游行而歷記其言論聞見敘景狀物時有可觀老殘即劉氏影子故字以鐵英串鈴即寓木鐸意劉而白串盼望同志相助意謂舉世皆病舉世皆睡必先醒其睡而後治其疾也作者具濟世救民之心於此可見全書以抨擊官吏處爲多自來說部專揭職官之惡而是編獨責備清官之誤事比職官爲尤可惡玉賢本是清官竟罵之爲下流的酷吏如云不到一年站籠站死二千多人了擺串鈴無濟於世道難道現在做官的有濟於世道嗎未免太激甚其辭作者殆有所憾乎抑身歷目覩者言之固應如此憤懣乎至云天下的事壞於奸臣者十之三四壞於不盡世故之君子者十之六七此則吾頗韙之信之玉賢辦盜多半良民遭殃而大盜漏網自有可議北柱樓一夕話各本俱有不滿玉賢之意只以路不拾遺四字美名無人敢直發其奸亦由省城往曹州較遠未能得其確耗則玉賢爲本固知剛弼辦賈案屈陷魏氏父女即以家人賄賂爲證實拙亦甚矣莊勤果公悌慈祥齊人至今稱之惟治河一段數百萬國課傷數十萬生靈此皆未免爲賢者之過論者惜之有心爲善便非真善清官之過亦坐有意好名才思窮究與酷吏有別豈真可加以下流哉作者描寫專制時代種種罪狀頗有筆力勢利處如云法號叫勢力尊者勢力之所至上帝亦不敢違拗他李張二客本是倨傲的今日見鐵先生撫台如此契重所以席間將老殘恭維得渾身麻木調侃處如云這裏的英雄只管自己斂錢叫別人流血的翠花道環妹由此從良鐵老由此做官老殘道依你說來他却從良我却從賤了一談了革命就可以不受天理國法人情的拘束豈不大痛快呢可知太痛快了不是好事吃得

痛快。傷食。飲得痛快。病酒。今者。不管天理。不畏國法。不近人情。放肆做去。這稱痛快。不有人災。必有鬼禍。能得長久嗎。反激處。如云。又見那老鴉。有一陣刮刮的叫了幾聲。彷彿他不是號寒啼飢。却是爲有言論自由的樂趣。第九章內論及諸教。頗有見地。惟第十二章所云。沈歸愚選的古詩源。將那歌謠與詩。混雜一起。也是大病。王漁洋古詩選。亦不當人意。算來張翰風的古詩錄。差強些呢。此則強作解人。殊堪噴飯。諸家游記。類多模山範水。嘲弄風月之詞。差無足取。必如老殘遊記。庶稍有一讀之價值。書中無奇不有。不特專攻擊官吏已也。如寫瑣姑云。口頰之間。時帶喜笑。眉眼之際。又振矜真。今人愛中起敬呢。署名爲百鍊生。可見其文筆之高超。決非率爾操觚者可比。或云。本未完。末數回。乃其子續之。今細按之。文辭果不類。所云冰雪返魂。亦何取義。書中所述冷處。均謂酷虐之政。令人不寒而慄之意。冰雪足以奪魄。烏能返魂。豈反言之歟。其他可論尙多。限於篇幅時間。遂不博贅。

民國二十三年春海曲朱益敏撰序

老 殘

日



生德
慧

伯文
章



禮于學

棟于朝

三



美陳
仁

保張
宮

四



申東造 劉仁甫

五



子黃龍

臣王佐

六



瑞 黃 人

剛 弼

④



明 袁希 守 白 太

八



繪圖老殘遊記目次

第一章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一
第二章	歷山山下古帝遺蹤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五
第三章	金綫東來尋黑虎	布帆西去訪蒼鷹	一〇
第四章	宮保愛才求賢若渴	太尊治盜疾惡如仇	一五
第五章	烈婦有心殉節	鄉人無意遭殃	二〇
第六章	萬家流血頂染猩紅	一席談心辯生狐白	二五
第七章	借箸代籌一縣策	納楹閒訪百城書	三一
第八章	桃花山月下遇虎	柏樹峪雪中訪賢	三七
第九章	一客吟詩負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談心	四二
第十章	驪龍雙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聲叶筌篲	四八
第十一章	疫鼠傳染成害馬	獼犬流災化毒龍	五三
第十二章	寒風凍塞黃河水	暖氣催成白雪辭	五九
第十三章	妮妮青燈女兒酸語	滔滔黃水觀祭嘉謨	六六
第十四章	大縣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蟻分送饅頭	七一
第十五章	烈燄有聲驚二翠	嚴刑無度壓孤孀	七六
第十六章	六千金買得凌遲罪	一封書驅走喪門星	八一
第十七章	鐵礮一聲公堂解索	瑤琴三疊旅舍銜環	八七

繪圖老殘遊記 目次

二

第十八章	白太守談笑釋奇冤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	九三
第十九章	齊東村重搖鐵串鈴	濟南府巧設金錢套	九九
第二十章	浪子金銀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一〇五

繪圖老殘遊記

第一章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話說山東登州府東門外，有一座大山，名叫蓬萊山。山上有一箇閣子，名叫蓬萊閣。這閣造得畫棟飛雲，珠簾捲雨，十分壯麗。西面看城中人戶煙雨，萬家東面看海上波濤，崢嶸千里。所以城中人士往往於下午攜尊掣酒，在閣中住宿。準備次日天明時看海中日出，習以爲常。這且不表。却說那年有個遊客，名叫老殘，此人原姓鐵，單名一個英字，號補殘。因慕懶殘和尚煨芋的故事，遂取這殘字做號。大家因他爲人頗不討厭，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殘。不知不覺，這老殘二字便成了個別號了。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原是江南人氏，當年曾讀幾句詩書，因八股文章不通，所以學也未曾進得。教書又沒人請他，學生意又嫌年紀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親官也是個三四品的，因性情迂拙，不會要錢，所以做了二十年實缺府道，回家仍是典了衣服做盤費的。你想可有餘資給兒子應用呢？這老殘既無祖業可守，又無行當可做，自然飢寒二字漸漸的相逼來了。正在無可如何，恰巧天不絕人來了一個搖串鈴的道士，說是曾受異人仙術，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老殘就拜他爲師，學了幾個口訣。從此也就搖個串鈴，替人治病。餬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這年剛剛走到山東古千乘地方，有一個大戶，姓黃名叫瑞和，害了一身奇病，渾身潰爛。每年總要爛幾個窟窿。今年治好這個，明年又在別處爛幾個窟窿。歷經多年，沒有人能治得這病。每發總在夏天，一過秋分，就不要緊了。那年春天，老殘走到這個地方，黃大戶家管事的問他可有法子治這個病。他說：「法子儘有，只是你們未必依我去做。今且略施小術，試試我的手段。若要此病永遠不發，也沒有什麼難處，只須依着古人方法，那是百發百中的。別的病是神農黃帝傳下來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傳下來的方法。後來唐朝有個王景得了這個傳授，以後就沒有人知道此方法了。今日奇緣，在下倒也懂得這個法子。於是黃大戶家遂留老殘住下，替他治病。說起來真也奇怪，往年是一處醫好，一處又潰了窟窿。今年雖然小有潰爛，却是一個窟窿也沒有出過。爲此黃大戶

家甚爲喜歡。看看秋分已過，病勢是不要緊了。大家因爲黃大戶不出宿，是十多年來沒有的事，異常快活，就叫了個戲班子，唱了三天謝神的戲。又在西花廳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今日開宴，明朝設席，鬧得十分暢快。這日老殘喫過午飯，因多喝了兩杯酒，覺得身子有些困倦，就跑到自己房裏一張睡榻上躺著，歇息歇息。纔閉了眼睛，看外邊走進兩個人來，一個叫文章伯，一個叫德慧生。這兩人是老殘的至友，一齊說道：「這般長天大日，你蹲在家裏做甚？老殘連忙起身讓坐，說道：『我因這兩天困於酒食，覺得怪膩的慌。』」二人道：「我們現在要往登州府去訪蓬萊閣的勝景，因此特來約你。車子已替你雇了，你趕緊收拾行李，就此動身罷。」老殘行李本不甚多，不過古書數卷，儀器幾件，收檢也極容易。頃刻之間，便上了車，無非風餐露宿，不久便到了登州。就在蓬萊閣下，覓了兩間客房，大家住下，也就玩賞玩賞海市的虛情，蜃樓的幻景。次日，老殘向文德二公道：「人人都說日出好看，又杜工部詩云：『日出海拋球。』我們今夜何妨不睡，看看日出，何如？」二人說道：「老兄有此清興，弟等一定奉陪。秋天雖是晝夜停勻時候，究竟日出日入，有蒙氣傳光，還覺得夜是短的。」三人開了兩瓶酒，取出攜來的殼饌，一面喫酒，一面談心，不知不覺，東方已漸漸放大，光明了。其實離日出尚遠，這就是蒙氣傳光的道理。三人又略談片刻，德慧生道：「此刻也差不多時候了，我們何妨先到閣上頭去等呢？」文章伯說：「耳邊風聲甚急，上頭窗子太敞，恐怕寒冷，比不得這屋子裏煖和，須多穿兩件衣服上去。」各人照辦了，又都帶了千里鏡，攜了毯子，由後面扶梯曲折上去，到了閣子中間，靠窗一張桌子旁邊坐下，朝東觀看。只見海中白浪如山，一望無際，東北青煙數點，最近的是長山島，最遠便是大竹大黑等島了。那閣子旁邊，風聲呼呼價響，彷彿閣子都要搖動似的。天上雲氣一片價疊起，只見北邊一片大雲飛到中間，將原有的雲壓將下來，並將東邊一片雲擠得越過越緊，越緊越不能相讓，情狀甚爲詭譎。過了些時候，就變成一片紅光了。慧生道：「殘兄，看此光景，今兒日出是看不着的了。」老殘道：「天風海水能移我情，即是看不着日出，此行亦不爲辜負。」文章伯正在用望遠鏡凝視，說道：「你們看東邊黑影一綫，隨波出沒，定是一隻輪船，由此經過，於是大家皆舉出望遠鏡，對着觀看。看了一刻，說道：『是的，的確，你看有極細一絲黑綫，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那不就是船身嗎？』」大家看了一回，那輪船也就過去了。慧生還擎着望

遠鏡。左右窺視。正在凝神。忽然大叫。噯呀。噯呀。你瞧那邊一隻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險。兩人齊道。在什麼地方。慧生道。你望正東北瞧。那一片雪白浪花。不是長山島嗎。在長山島的這邊。漸漸來得近了。兩人用望遠鏡一看。都道。噯呀。噯呀。實在危險得極。幸而是向這邊來。不過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相隔亦不過一點鐘之久。那船來得業已甚近。三人用望遠鏡凝神細看。原來船身有二十三丈長。是隻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樓之上。樓下四人專管轉舵的事。前後六枝桅杆。掛着六扇舊帆。又有兩枝新桅。掛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舊的帆。算來這船。便有八枝桅了。船身喫載很重。想那艙裏。一定裝着各項貨物。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計其數。却無篷窗遮蓋風日。同那天津到北京三等客位火車一樣。面上有北風吹着。身上浪花濺着。又溼又寒。又飢又怕。看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氣象。那八扇帆下。各有兩人專管繩脚的事。船頭及船面上。有許多人。彷彿水手的打扮。這船雖有二十三四丈長。却是破壞的地方不少。東邊有一塊。約有三四丈長。短已經破壞。浪花直灌進去。那旁仍是東邊。又一塊丈許長的水波。也漸漸浸入。其餘的地方。沒有一處無傷痕。那八個管帆的。却是認真在那裏照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事。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隊裏亂竄。不知所做何事。用望遠鏡仔細看去。方知道他在那裏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乾糧。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章伯看得親切。不禁狂叫道。這些該死的奴才。你看這船眼睜睜就要沈覆。他們不知想法補救着。早點泊岸。反在那裏採購好人氣死我了。慧生道。章哥不用着急。此船目下相距不過七八里路。等他泊岸的時候。我們上去勸勸他們便是。正在說話之際。忽見那船上殺了幾個人。拋下海去。捩過舵來。又向東邊去了。章伯氣得兩脚直跳。罵道。好好的一船人。無窮性命。無緣無故。斷送在幾個駕駛人手裏。豈不冤枉。沈思了一回。又說道。好在我們山脚下有的是漁船。何不駕駛一隻去。將那幾個駕駛的人打死。換上幾個。豈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何等功德。何等痛快。慧生道。這個辦法。雖然痛快。究嫌鹵莽。恐有未妥。請教殘哥以爲何如。老殘笑向章伯道。此計甚妙。只是不知你帶幾營人去。章伯憤道。殘哥怎麼也這們糊塗。此時人家正在性命交關。不過一時救急。自然是我們三個人去。那裏有幾營人來給你帶去。老殘道。既然如此。如此他們船上駕駛